



世界经典名著

欧洲国家短篇小说选

(二)

姜浩 译

周伟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意〕阿·莫拉维亚

脓包	员
生活中最可怕的东西	员
梦幻	苑

〔意〕基亚拉

一声枪响	圆
------------	---

〔意〕莱·夏侠

勾心斗角	缘
------------	---

〔意〕路·皮兰德娄

弗洛拉太太和她的女婿彭查先生	缘
夜	缘
一天	愿
好人儿	怨

〔意〕福加扎罗

雷托戈莱村的独眼龙的遗嘱	员缘
--------------------	----

〔意〕班戴洛

调皮捣蛋的猿猴	员员
---------------	----

〔意〕朱·彭蒂贾

出版社的阅稿人	员苑
---------------	----

〔意〕达·马拉伊妮

茉莉冰淇淋	员苑
-------------	----

〔意〕马·邦滕佩利

小偷卢卡	员蒙
〔意〕卡·卡索拉	
穷人们	员园
〔意〕迪·布扎蒂	
泥石流采访记	员愿
〔意〕朱·贝尔托	
老处女	员愿

脓 包

〔意〕阿·莫拉维亚

人总是搞不清他在这世上的位置，搞不清谁比自己强比自己差。至于我本人，我对自己有一个坚定不移的判断，我是众人中最没用的人。

的确，当我初来这个世上的时候，我就不是铁皮罐，而是陶土罐。但我总是把自己当成玻璃罐，显然是过于自负了。其实我不怕揭短现丑，不妨审视一下我的素质：体力——零，因为我先天不足，发育畸形，有佝偻病，四肢尽管细得如同牙签，但有腿有胳膊已算是万幸。智力——比零稍多一点，因为世上三百六十行，我却只能当一名厨工。仪表——比零稍多一点，我的脸是一张蜡黄的马脸。我的眼睛是充满了惊怕的狗眼。我的鼻子并不并不象鼻子，又大又长，乍一看，给人的印象是朝下长的，但在鼻尖处突然朝上，恰似一条抬着头的四脚蛇。至于其他素质，例如勇气、沉着镇定、特殊的魅力等等，还是缄口不谈为妙。

当然，鉴于以上原因，我总是避免对女人献殷勤。我只对一个人试过一次，她是我们旅馆的客房服务员，结果她用“脓包”两个字给我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从那以后渐渐地认识到，我一无是处，最好还是谦卑地蹲在一个角落里，不要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午饭后，谁要是在我所供职的旅馆后面的马路上散步，

— 员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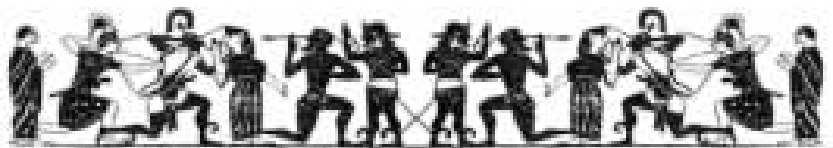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就可看到齐地高的窗户开着，从中正散发出强烈的餐具洗涤室的气味。如果他的眼睛习惯于看黑暗里的东西，那末他还能看到叠得塔一般高的盘子，在洗涤槽的大理石边缘上。这儿就是我的小王国，我所选择的生活角落——为了免得丢人现眼。

但是幸运之神也肯光顾这里。我从来未曾想到过，会有人来到这个角落，也就是这个黑漆漆的厨房中，把我当成一朵隐蔽地开放的小花而采摘。

她是伊达，新来的厨娘。伊达是来接替怀孕的朱迪塔的。在女人中间，她好比米中的稗谷，与我在男人中的地位一模一样：一个脓包。她同我一样矮小、发育畸形，不堪入目、瘦削、轻重失调；但是她具有跳脚鬼的特点，天性不安，生而诙谐。我们很快地结成了朋友，因为我们是同站在盘子和脏水面前的。后来，她有旁敲侧击的方式，引导我邀请她在某一个星期天看电影。我遵从了她的意思。主要是出于礼貌。在黑暗的电影院里，当她抓住我的手并使两只手五指交叉合在一起，我感到非常惊讶。起先我想这是一个误会，甚至试图努力挣脱开来，但是她悄声对我说，我应当表现得镇定自若。是啊，像这样互相握着手，有什么不好呢？

走出电影院时她对我解释道，她注意我已经有一段时日了，可以说，从她到旅馆当差的第一天就开始了。她声称，从那时候起她心里就只有我一个人；现在她希望我有点喜欢她，因为没有我她就没法活。一个女性——对我说这样的话，这可是头一回，我受宠若惊得简直飘飘然。凡是她希望从我这儿得到的，我都应允了，而且还添加了许多。

然而，我内心深处的隐痛仍然还没有愈合。虽说她时常



向我保证，她爱我始终如一，但我总还觉得不能完全相信。因此当我们一起出去的时候我总是问她：“你说，我有何优点，你怎么会爱上我的？”我提这些问题，一部分是出于疑虑一部分是出于虚荣，享受她的回答给我带来的快乐。

简直不敢相信，伊达用双手抱紧我的臂膀，抬起似醉似痴的脸回答道：“我爱你，因为你具备一切好的素质，对我来说，你就是世界上完美无瑕的化身。

在惶恐和迷惘中我继续问：“一切好的素质？这如何解释！”

“是的，一切……再说你人也长得漂亮……”

老实说，我实在忍不住要笑。“漂亮，我？”我叫道，“难道你认为我漂亮？”

是的，我喜欢看你，除此而外我别的什么也不干！”

“可是我的鼻子！你从来没有看过我的鼻子吗？”

“这个鼻子正是我所喜欢的那一种！”说着伸出两个手指捏住我的鼻子，像摇铃似地摇晃起来，“我真不知道，为了这个鼻子，我还会有什么事情不愿干的。”最后她还补充道：“此外你的脑绝顶聪明！”

“我？聪明？所有的人都说我是笨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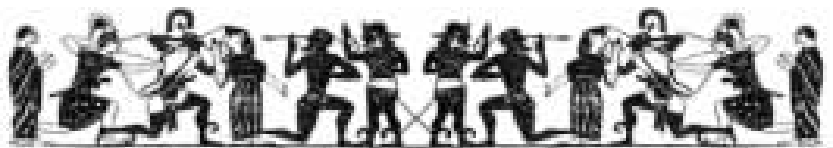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他们这样说只是出于妒忌，”她用女人的逻辑回答，“但是你是聪明的，甚至高度聪明！当你说话的时候，我总是张着嘴聆听的。我从没见过如此聪颖的人”

“但是你至少不会说我身体强壮的吗。”过了一会儿我又说。

“不，你是强壮的！而且你是多么强壮！”

我简直喘不过气来——真是天方夜谭。

— 猿 —



可是她继续说：“总而言之，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你有某种神秘感，真教我喜欢得要命。”

我倒要问问清楚：“什么神秘感？我很乐意知道。”

“我该怎样对你解释呢……”她说，“也许是你的声音……你的表情……你的动作方式……这一切“都显得与众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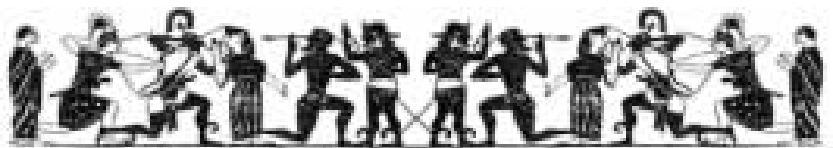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当然，她的话起初我一句也不相信。尽管如此我还是让她把解释重复了一遍；用她的看法与我向来对自己的看法进行比较，我觉得是件很有意思的事。必须承认，渐渐的，她的赞赏有一些进驻到了我的头脑里，有时候我会自问：倘若那是真的呢？但也没相信我自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然而，伊达的关于我的某种“捉摸不透的东西”的解释使我不能平静。我感觉到，解开谜团的钥匙就在这句话中。

我清楚地知道：问题就在于“捉摸不透的东西”；如果是闹着玩，女人们会喜欢驼背、侏儒、老头，甚至怪胎……为什么不应该有个女人喜欢我呢？她对我的感情或许是真的，我既不是驼背、侏儒、老头，也不是怪胎！

有一天伊达和我去看马戏，帐篷就搭在考古场的对面。我们俩的情绪都特别好。走进马戏团的大篷，我们在廉价的座位上刚刚坐定之后，我们俩就紧紧地搂抱在一起。我的身旁坐着一位高大、漂亮的金发女人，她的旁边是一个黑头发的青年，同样的高大强壮，看上去像个运动员，我想：这两个人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漂亮的一对，接下来我不再多想，我只去注意马戏场里的动静。

铺着黄沙的圆形前台是表演场，它的后面就是有乐队的后台——有许多铜鼓和笛子，乐师都穿着红色的制服。他们

— 源 —



正在不停地演奏一支战争的进行曲。终于走上来四个小丑，穿着扎脚灯笼裤，脸如白灰。其中两人是彪形大汉，另两人是侏儒。他们用翻斤斗、踢脚和打耳光来表演各种逗人的琐事，伊达笑得直咳嗽。乐队换了一支轻快的进行曲，现在轮到马上场了，一共六匹，三匹青骢马，三匹白马。它们转着圈跑，穿着金红两色制服的驯马师站在场地中央，把长鞭甩得噼啦作响。不久一个穿着丝棉交织网纹裙和白袜的女子踏着舞步走上场，双手抓住一匹马的鞍子，一会儿跳上，一会儿跳下，而那些马则越跑越快，而且最后奔了起来。

马退场后，丑角们又上来作了些与先前相似的、令人捧腹的滑稽表演。然后是家庭空中飞人表演。父亲、母亲和孩子——三个人都穿着浅蓝色的针织紧身衣，身体匀称协调，特别是那个孩子更显得不同寻常。他们向观众鼓掌致意——喔哟！——然后沿着一根麻绳一直爬到高处。他们从那儿开始飞动秋千，互相传来传去，而且一会儿用手抓在秋千上，一会儿又用脚勾在秋千上。孩子则像皮球似的被父母掷来抛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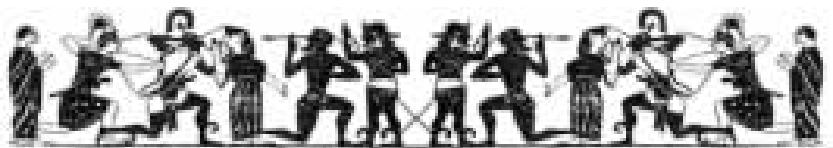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伊达此时仰着头，她都看呆了，我对她说：“你看见了，我想当这样的空中飞人演员——在空中飞荡。”

同往常一样，伊达紧紧地贴到我身上，用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声调回答说：“这只是一个练习的问题。你若练过，肯定行的。”

金发女人盯住我们，接着咬着她的伴侣的耳朵说了些什么。然后两人一起大笑。

空中飞人之后便是马戏团最拿手的节目：驯狮。许多穿着红色宽袖短上衣的小伙子，上来把刚才演空中飞人时用的

— 缘 —



地毯撤走。他们想把地毯搬走的时候，发现稀里糊涂地把一个小丑卷进地毯里了。当小丑从地毯里钻出一张很白的脸当众亮相的时候，伊达笑得差点些从座位上翻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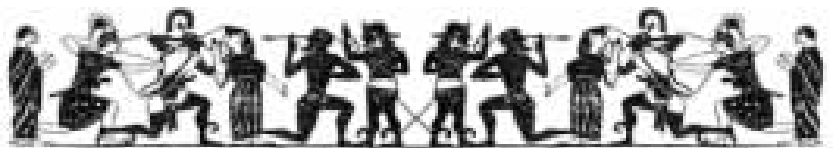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小伙子们手脚利索地用镀镍棒在场子中央搭起一个大笼子。鼓声响起来了。从一扇门里可以看到第一只狮子那黄色的头。陆陆续续一共出现了五只雄狮和一只母狮。母狮看起来很凶，一出场就开始怒吼。驯兽师最后上场。他是个神情严肃的小个子男人，穿着绿色的上衣，带有金色的肩章。他向观众鞠躬。他一手拿着一根马鞭似的东西，另一手拿着一只铁钩。这根铁钩与用来将商店门前帘上的遮阳帆布拉下来的钩子差不多。狮子围着他来回磨蹭，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他仍然镇静地鞠躬，显得很自信，然后转身朝向狮子，用铁钩挨个打它们的屁股，让它们坐到笼子后部的一排矮凳上。可怜的狮子蹲上小小的矮凳，因为局促而难受得龇牙咧嘴，喉咙里和鼻子里发出呼噜呼噜声。当驯兽师走近时，其中一头狮子居然愤怒地伸出一只前爪，但他总是能够机灵地一闪避开。

“它们可不会把他吃了？”伊达在我胳膊上抓了一把，悄悄对我耳语。

鼓声又响起。现在驯兽师走向一头老狮子，它一直一声不响，昏昏欲睡。他张开它的大嘴，连续三次把自己的脑袋伸了进去。大篷里响起一片掌声和喝彩声。我对伊达说：“你不会相信——我也敢走进笼子，照样把脑袋放进狮子的嘴里。”

她紧紧地偎依着我，敬佩地回答：“我知道，这个你能干得了！”

— 远 —



话还没说完，金发女人和运动员般的青年突然爆发出响亮的笑声，同时他们很明显地朝我们看着。他们故意在拿我们开心，这一次我们可不能装作没看见了。

伊达生气地小声对我说：我们在嘲笑我们！为什么你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就在这一刹那铃声响起，观众都站起身来，狮子则低首通过它们的门下去。上半场演出到此为止。

我们走出了大篷。金发女人和运动员青年现在就走在我们前面。

伊达低声但固执地对我说：“告诉他们，那是没有教养的行为！如果你不对他们这么说，那你就是个胆小鬼！”

她的话刺激了我的自尊心，我决定要质问那个年轻人。在马戏团大篷的后面，有一座简易的大房子，花钱就能参观马戏团养的动物：一边是关在笼子里的猛兽，另一边是一些不关笼子的动物，它们是一般是没有危险的斑马、大象、马和狗。

我们进到灯光微弱的房子里，在昏暗之中发现金发女人和她的伴侣就在熊笼面前。他们正探过身去向前，以便看得真切：熊缩成了一个球，背靠着笼栅在安静地睡觉。年轻人抓住了她的手臂向后拉。

我直接走到他面前，用坚定的口气说：“您听着，您是否讥笑过我们？”

他根本没有朝我转过身来就毫不迟疑地回答：“不，我们笑一只青蛙，它想和牯牛比赛。”

“而您说的青蛙就是指我，是不是？”

“鸡蛋是第一只咕咕叫的母鸡生的。”

— 苑 —



伊达在我胳膊上捅了一下，于是我大声回答：“您知道吗，您是个什么东西？一个无知的混蛋！”

他粗鲁地针锋相对：“什么时候跳蚤学会了咳嗽？”

那女人开始笑出声来。这下子伊达发怒了，她也搅进来：“一点也没有什么可笑的！请您少笑几声，同时请您不要再贴在我男人身上！您以为我没有看到？那一段时间里您什么也没干，除了用手臂在他身上磨蹭。”

我不禁愕然：“这些我可没有留意到，我只觉得有一次，她轻轻地碰了一碰我的胳膊肘，可是座位本来就这么挤。”

女人确实生气了：“我的好大姐，你可能是完全疯了……”

“我一点也不疯！我都看到了，你是怎么磨蹭的。”

“你真以为像你男人这样的一个脓包我也会感光趣，你在开玩笑吧？”女人十分轻蔑地回敬，“假如我什么地方发痒要蹭一蹭——那我会在一个真正的男人身上蹭！你看这一位……他是一个真正的男人！”说话之间，她抓住了伴侣的臂膀，那动作好似腌腊店的老板拿了一只火腿给顾客观赏。“我要磨蹭就磨蹭这只肩膀！瞧瞧，什么样的肌肉！瞧瞧，他多么健壮！”

这时候年轻人走到我面前，威胁地说：“够了！你们滚吧！这样对你们要好一点……”

“那我们倒是要领教领教！”我近乎歇斯底里地喊道，并用力踮起脚尖。

随后发生的一幕我将终生难忘：年轻人根本没理我最后一句话。他两手夹到我的腋下，像举一捆干树枝那样地把我举到空中。前面已经提及，在猛兽对面是一些不关进笼的、

— 愿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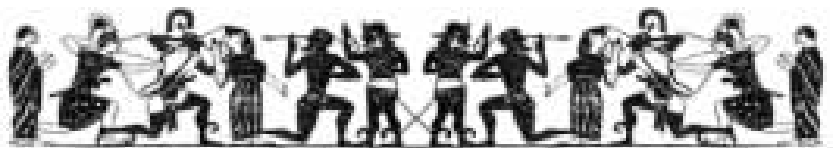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没有危险的动物。在我们背后的谷草上站着大象那一家子——公的、母的和小象；小象虽小，但怎么说也有一匹马大。这三头象几乎完全站在阴暗处——耷拉着耳朵和鼻子，灰黑的身体互相靠在一起。把我举起来之后，没想到那家伙竟把我放在小象背上。小象可能是以为演出的时间到了，驮着我顺着猛兽笼往前直奔。我们周围的人吓得赶紧躲开去，伊达则尖叫着跟在我后面追。我想抓住象的耳朵，结果从象背上滑了下来，结结实实地摔在地上。

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因为我昏了过去。当我清醒过来的时候，我躺在急诊室里，伊达坐在我旁边，双手压着我的手指。等我感到好一点了之后我们就动身回家。下半场的马戏也不得不自动放弃了。

次日我对伊达说：“都是你不好！你的吹捧冲昏了我的头脑，以为自己真有多么了不起，谁知道……倒是那个女人说得十分正确：我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没有用的脓包！”

伊达抓住我的胳膊，看着我说：“你是伟大的！因为他害怕了——所以他把你放到象背上！你骑在象上的样子有多帅！可惜，你最后忘乎所以才掉了下来。”

.....



生活中最可怕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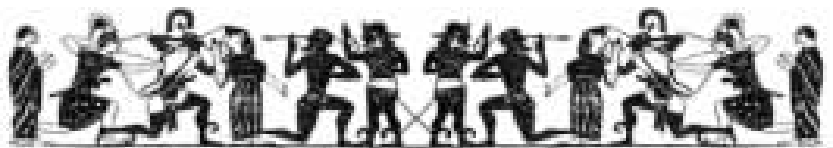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意〕莫拉维亚

我是一个单身生活的女人，美貌出众。乍一看起来，这似乎是一种极为理想的境况，实际上，情形却远非如此。

我的职业是在航空公司做空中小姐，美丽的仪表仅仅是职业上必须具备的一种条件而已；一旦我从空中返回到地面，美丽出众的外貌就改变了它的性质和作用。在飞机上，美貌是一种劳动工具，我甚至要说，它是一种精锐的工具，我按照航空公司的规章准确地使用它。在地面上，由于与我尚未出嫁这一事实神秘地相联系的、我也说不清楚的某种类似于炼金术似的作用，我就变成成为一种商品；它可以不去上市兜售，但却丝毫不会因此而停止成为商品。这对于我，对于来接近我的男子，都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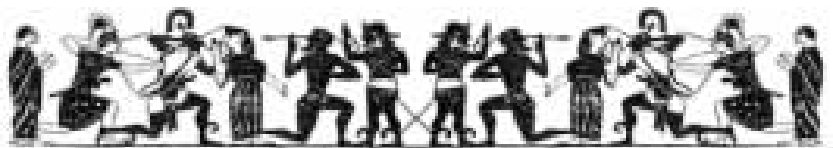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在空中飞行的时候，我身穿制服，恰如一名天使；在地面上，我不过是一具流动橱窗里陈列的女性标本而已。我身上的一切，全都是此种变化的明证。当我身着紧身的超短裙，款款地扭动臀部，从机舱的一端走向另一端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会留意我的动作；相反，在地面上，这就会被人理解成是一种性的诱惑。在飞行时，我伸手去整理盖在旅客双膝上的毯子，或者调整旅客脖子下面的枕头，这全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相反，假如我在地面上这般行事，就难免惹得人们的胡思乱想。

— 80 —



然而，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变化呢？每当我回到那所座落在机场附近光秃秃的小街区上的寓所后（我跟我的一个女同事住在这里，我休息的时候，她正好出勤；她休息的时候，我正好出勤），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径直走到盥洗室的梳妆镜前，摘下帽子，松开束住髻发的发髻，然后再解开外套的钮扣。为什么这样呢？我自己也说不上来。我只知道，从镜子中我很快地瞧见，我那一双碧蓝碧蓝的大眼睛，在飞行的时候是那样炯炯有神，此刻显得倦怠无光；丰满的胸脯仿佛受到了一股内在的、自发的力量的冲击，要炸开外套似的；那在空中总是装模作样地做出迷人微笑的嘴唇，现在很自然地充满了一种火辣辣的贪求而又抑郁不欢的表情。我的髻发慢慢地散开，蓬松地披散在肩膀上。形象的变化就这样完成了：身穿制服的天使，化为一个无拘无束的、神经质的、轻佻的女孩子。她不知如何消磨这个夜晚，但她已打定主意，决不在家里过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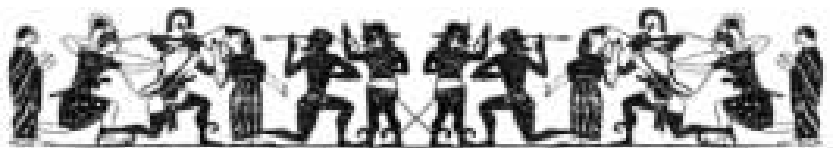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事实上，我在摧毁空中天使的形象之后所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去打电话。按照我那小本子上所记的号码，以一种惯常的、放荡不羁的态度，一个接一个地打给那些独自生活，而又需要女人陪伴的男子们，直到物色到一个正好在晚上需要女伴的男人。不过，请你们别往坏的方面揣测，因为航空公司严厉的规章制度使我成为一个完全能够自我克制的女人。在我与将要陪伴我的男人之间，什么事也不会发生，哪怕只是一丁点儿情感奔放的举动。那男子邀请我作伴，只不过是想在大庭广众之前向人们炫耀，他有一个美貌绝伦的女朋友，正如人们所说，只是借此机会“出出风头”。从我这方面来说，我以为他提供“出出风头”的机会为代价，换



得与他一起上餐厅、看电影和逛夜总会的乐趣。

不过，为什么我在晚间的一颦一笑，全部言谈举动，都会让人产生疑窦，怀疑我是在进行一种微妙的、圣洁的卖淫呢？在空中飞行时，以情欲来解释我的举止是完全被排斥的，可是现在，这种观点却是如此地咄咄逼人。不错，我接受男朋友的邀请，出卖我的存在，实际上一个农民在市场上与他的顾客握手寒暄，出售一头优良品种的奶牛完全是一样的。再从另一方面看来，出卖确实是存在的，因为客观情况恰恰是表明了这一点：每当我和陪伴我的男子来到餐厅，他并不留神看我，而是以目光扫视整个大厅和别的餐桌，以便检验我所“产生的效果”。嗨，我了解这些男人们，或者说得更清楚些，当一阵自怨自艾的伤感攫住我的心，我就明白，我开始了解他们了。

这天晚上，我决定留在家中，打定主意不仅要在天上像个天使，而且在地面也要如此。天气闷热极了，我光着身子，因为我的房间在底层，不便打开窗户。我在电视机前的大椅子上坐下。快八点钟了，不一会儿电视将播送新闻，然后会放一部五十年代的旧影片，之后是播映关于动物世界的纪录片，最后又会重播电视新闻。整个电视节目还会不断地被广告打断，天晓得为什么，这些广告节目一致宣称，人的幸福生活始终是跟使用某种消费品相联系的。于是，我先看电视新闻，然后欣赏影片。我还要乘广告节目的空隙，匆匆地吃顿晚饭（一块煎牛排，一只西红柿，都是我前天出勤去以前留在冰箱里的）；然后我将再次回到电视机跟前看纪录片和第二次电视新闻。一般说来，这两次电视新闻的内容全都大同小异，但有时也出乎意料地会播出关于刚刚爆发的某



场战争或者某个不幸的事件的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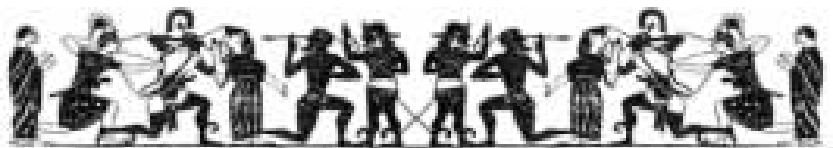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我打算这样磨蹭到十一点钟。那时我将会在右边套房死一般沉寂的黑暗里，踮起脚尖，从一间屋子走到另一间，逐一检查百叶窗、水龙头和门锁。最后，我将带着一丝轻微的、但令人心神不安的倦意上床睡觉。我拥有一张双人床，可是从来没有人跟我在一起睡过。我时常会在睡梦中烦躁地辗转翻身；假如我睡下去的时候躺在右边，醒来的时候却发现自已躺在左边。这些全都是孤独对我的戏弄。

我决心闭门静养，虽然这一举动一反常态。一切都或多或少正常地、有条不紊地一直进行到九点钟，也就是说，直到平常晚上我本应“外出”的时候。我把“外出”这个词打上引号，因为引号中的“外出”，对于我和其它许许多多妇女来说，完全不能等同于没有引号的外出。所谓没有引号的外出，就是意味着出门采购物品、散步或者探亲访友；相反，带引号的“外出”则是意味着生活。今天晚上，我留在家中，实际上正是意味着我拒绝了生活，或者至少是拒绝我那生活中唯一充满生气的部分。现在，我觉得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娇艳动人，但孤寂的生活竟使得这出众的姿色显得那么卑琐慵懒。我走进厨房，打开冰箱，里面空空如也，只在一个银色纸盒里还残留了一块绛褐色的煎牛排，旁边也只有一个孤单的红绿色的西红柿。突然，我对这一切全部失去了兴趣，又回到客厅里。我蜷曲身子，胸脯贴紧膝盖，活像是一头饥不择食的饿狼，在我的脑海里急速地选择了一个我很熟悉的电话号码。

“喂，是谁呀？”电话那端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

我装出若无其事的口吻，嗲声嗲气地说：

— 猿 —



“我是露琪拉，今儿晚上你有什么有趣的打算吗？”

需要说明一下，我正在电话里交谈的这个对象，兴许是我跟他人一起外出时，我不会觉得是在出卖自己的唯一的男子。情感对我作了这样的启示：在众多的男人中，只有他是确确实实对我倾心相爱的。可我是多么不幸啊！这个男子的家境实在过于贫困寒酸，我几乎从来不曾给他打过电话。这也许主要是我对他毫无爱慕之意的缘故，何况，我知道他囊空如洗，没有可供挥霍的钱财。坦率地说，我只有在真正爱上某个人前提下，才会作出牺牲，破格去光顾某个价格低廉的大众餐厅。是的，把这一切都讲清楚了以后，最终我必须承认，出卖我的存在的冲动，在我身上似乎较我的羞耻感更加强烈。就如同一株硕果累累的果树的主人，当他看到他的果实掉落在泥地里，在草丛里腐烂时那种揪心似的难受一样。

我在电话里提议与他一起出去吃晚饭，他理所当然地欣然表示同意。我不知道他将如何行事；他将会花掉他的一部分工资，随后再向他的同事借债。我无法猜测，因而对此漠然处之。

为了杜绝他带我到小饭馆去的念头，我煞费苦心打扮了一番，穿了一件款式稀奇古怪，色彩艳丽的盛装，这条裙子的褶边一直拖到地面，衣领敞开，一边开口直到胸脯，另一边几乎把上半个背部裸露在外边。平常上豪华餐厅去的时候，我总是穿这件 19 世纪末的美国礼服。是的，这正是那种让男伴“出出风头”所需要的盛装艳服。我一面穿着这件衣服，一面觉得自己比任何时候都更像是个出卖自己的女人，因为我分明知道，他是一个穷光蛋，没有本钱带着穿这种服

— 源 —

